



第七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71(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缅甸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安德鲁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2/31](#)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安德鲁斯的报告

摘要

缅甸人民继续遭受不断恶化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非法军政府想要世界相信，只有它才能恢复缅甸和平与稳定。事实恰恰相反。2021年2月政变之后，侵犯人权、暴力、压迫、无法治状态和贫困程度日益加重。

军政府部队对地面损失作出回应，发起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包括对村庄的空袭升级和焚烧数万房屋。大规模流离失所和人类苦难仍在继续，2023年5月摩卡气旋登陆和军政府对人道主义援助实施的无耻限制加剧了这一状况。目前有近20 000名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其中许多人忍受着酷刑和骇人听闻的条件。罗兴亚人在缅甸继续面临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孟加拉国难民营的条件迅速恶化。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描述了应引起会员国严重关切的缅甸状况。然而，他也描述了一些事态发展，为国际社会更有效地应对危机指出前进道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最近公开呼吁以“新思维”应对缅甸危机。本报告及时列举了新思维和新行动的实例，包括制裁军政府依赖的航空燃料和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敦促会员国继续加强和协调行动，支持缅甸人民，他们在捍卫人权和寻求结束这场危机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一. 引言

1. 2023 年对缅甸人民而言是可怕的一年，他们继续被残暴的军政府扣为人质。因反对军政府而入狱以及因军政府袭击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新高。军政府部队加强了对平民目标的空袭，同时继续针对其认为与反对派团体结盟的村庄和城镇进行大规模纵火。有关大规模屠杀、斩首、酷刑、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强迫劳动和使用人质的报道不断增加，但却没有追究施害者的责任，也没有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局势不断恶化的动因是经济自由落体、摩卡气旋登陆后紧急援助受阻、侵犯人权行为不断升级、对亟需援助的人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持续受到限制。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受到暴力升级、口粮大幅削减和强制遣返的威胁。

2. 2023 年 7 月 31 日，军政府，又称国家管理委员会，¹ 以国家缺乏“和平与稳定”为由，将其宣布的紧急状态延长了六个月。国家管理委员会此举削弱了其发动政变的理由，即军方是唯一能够确保缅甸统一与稳定的机构。尽管国家管理委员会制造了混乱和无法治状态，但它仍寻求营造合法的表象，为此表示它将在 2024 年 10 月全国人口普查后举行全国大选。因此，特别报告员鼓励会员国将在政治反对派遭到逮捕、监禁、酷刑和处决以及言论和结社自由及新闻自由被宣布为非法的情况下举行的选举视为非法选举予以拒绝。

3. 缅甸人民继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军政府，为建立一个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国家奠定基础。日益明确的是，军政府不仅没有巩固政权，而且正在慢慢失去控制。特别报告员与多人进行了交谈，包括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的医生、记录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妇女权利倡导者以及应对社区紧急人道主义需求的民间社会组织成员。他们和其他许多人的故事表明，缅甸人民致力于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建立真正的民主。他们需要也理应得到全世界的支持。

4. 少数会员国继续支持军政府，提供武器和财政资源，或通过外交接触给予合法性。然而，国际社会对这场危机采取更有力、更协调的应对措施的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缅甸人民反对独裁和压迫的斗争。针对国家管理委员会所依赖的航空燃料和主要金融机构的新制裁正在削弱军方持续攻击平民的能力。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已采取制裁或其他措施孤立军政府的国家之间加强协调。许多会员国提供了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与民族团结政府接触。

5. 尽管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积极步骤，但缅甸人民非凡的坚韧性、勇敢和决心是我们对缅甸实现人权抱有希望的最大理由。

二. 政治犯

6. 军政府继续以惊人的规模逮捕和监禁被视为政治反对派的人士。政治犯包括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前政府官员、政治人物、宗教领袖、名人、艺术家和民间社会代表。教师因在反对派支持的学校任教而被捕，学生因在这些学校上学而被

¹ “军政府”和“国家管理委员会”在本报告中交替使用。

捕，医生和护士因在独立诊所和医院提供医疗服务而被捕，律师因为政治犯辩护而被捕，记者因报道军事暴行而被捕，工会领导人因组织罢工而被捕。

7. 他们的罪行主要涉及行使表达自由的基本权利，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据报，数十人被捕，因为他们将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资料照片换成黑板面，以悼念 2023 年 4 月在实皆省的一次军事空袭中约 170 人遇难者。据报，2023 年 6 月，130 多人因参加佩戴鲜花庆祝国务委员昂山素季 78 岁生日的活动而被捕。

8. 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称，自政变以来，国家管理委员会逮捕了 25 000 多人，因为他们实际或被认为参与了民主运动或其他政治活动。19 000 多名政治犯(包括 155 名儿童)仍被监禁。自 2023 年年初以来，已有 1 800 多人被捕。此外，112 名政治犯仍被关押在死囚牢房，另有 43 人被缺席判处死刑。

9. 2023 年，国家管理委员会分别于 1 月 4 日(7 012 名囚犯)、4 月 17 日(3 015 名)、5 月 3 日(2 153 名)和 8 月 1 日(7 749 名)进行了大规模赦免，显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野蛮的任意逮捕运动和持续拘留近 20 000 名政治犯注意力。5 月 3 日的大赦包括大规模赦免根据《刑法》第 505 (a)条受到指控的个人，该条款是军政府在政变后增加的，规定对传播“虚假新闻”者处以三年以下监禁。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在政变后数周和数月内被捕的政治犯，其中许多人即将开满释放。根据其他大赦令获释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政治犯。作为 8 月 1 日大赦的一部分，国家管理委员会赦免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前总统温敏的部分罪行，同时保留了对其他罪行的判决。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累计刑期从 33 年减至 27 年。据报，她于 2023 年 7 月被从监狱转移到内比都的一座政府大楼，但随后又被送回监狱，国家管理委员会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她的儿子其及政党官员称，她的健康状况不佳，没有得到她需要的医疗服务。

A. 监狱条件

10. 国家管理委员会通过严格限制进入监狱和其他拘留设施掩盖其虐待政治犯的行为。尽管如此，获释人员的叙述以及从监狱偷拿出来的笔记和监狱内部人员获得的信息描绘出监狱条件的可怕画面。

11. 政变以来，政治犯大量涌入，导致监狱严重拥挤。据报，一些牢房中人满为患，容量增加了一倍。监狱维护不善，囚犯经常暴露在风雨中。据报，皮肤病和腹泻肆虐。妇女无法获得月经用品、其他卫生必需品以及性保健和生殖保健。

12. 来自已获释的被拘留者的可信报告称，囚犯严重营养不良，因他得到的食物或伙食主要是劣质、肮脏的大米。许多人依靠朋友和家人支付监狱官高价出售的食物和洗漱用品。大多数囚犯都没有医疗保健，监狱官只是为病情严重的囚犯提供非处方止痛药。

13. 囚犯抗议遭到暴力镇压，包括向监狱部署士兵。据报，国家管理委员会官员通过限制口粮、单独监禁和转换牢房或监狱对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进行报复。据报，政治犯在镇压抗议活动期间受伤，得不到治疗后死亡。

B. 酷刑和法外处决

14. 前政治犯描述了国家管理委员会官员使用的各种酷刑招数，包括用拳头、枪支和棍棒毒打；刺伤或割伤；烧灼皮肤；电击；拔掉指甲和牙齿；压力姿势；用绳索吊起来；不给食物或水；剥夺睡眠；模拟处决；水刑；镣铐，包括在双脚之间放置铁棍；长时间使用眼罩或头罩，往往与其他酷刑手段一起使用。妇女和男子都经历过性骚扰、脱衣搜身、强奸和性暴力，包括残割生殖器。据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遭受监狱官的严重暴力、虐待和骚扰。儿童政治犯遭受了上述大多数或所有酷刑。

15. 一名前政治犯告诉特别报告员，在开始绝食抗议 2022 年 7 月处决 4 名政治犯后，他如何被殴打至失去知觉。当他恢复知觉时，他和其他参加绝食的人遭到严刑拷打，然后被单独监禁：

我们不得不把脸贴在地板上，双手放在背后。他们用棍子打我们。当我们感到疼痛并动弹时，他们就打得更厉害。……我们其余的人被带到隔离牢房。我们身上满是瘀伤和伤口。伤上加伤，伤上加伤。他们还使用泰瑟枪。他们把泰瑟枪放在我们头上，当我们的身体颤抖时，他们就会大笑。有一个六英尺长的木枷锁[连接着两名囚犯]。我们手上戴着铁铐。当我们不能走路时，他们就让我们像青蛙一样跳。由于手铐脚镣，我们的手上和腿上皮肤都被撕裂了。……他们打[我们的私处。]他们说他们不想让我们生育：‘我们打你们是为了让你们生不出孩子。’……我们用手保护私处，所以无法保护身体的其他部位。尽管折磨是残酷的，但我们的精神没有崩溃。我仍是革命的一部分。我来到这个……地区是为了继续革命。

16. 国家管理委员会对其关押的数十名政治犯的死亡负有责任。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称，自政变以来，至少 181 名政治犯死于狱中或审讯期间，原因是法外处决、酷刑、虐待或医疗保健不足。2023 年 6 月 27 日，37 名政治犯被带离 Daik-U 监狱，表面上是为了转移到其他监狱。此后，监狱当局给至少 8 名囚犯的家人发函，通知他们其亲属在一次越狱未遂中死亡。2023 年 7 月 6 日，2 名被控谋杀 1 名亲军政府歌手的囚犯在类似情况下死亡，国家管理委员会官员声称他们在监狱转移过程中试图逃跑时死亡。据称枪手是与军政府结盟的 Pyusawhti 民兵组织成员，他们在上个月的一次袭击中杀害了一名被杀囚犯的母亲和妹妹。

C. “审判”和定罪

17. 通常用于对政治犯进行审判和定罪的法律包括《刑法》各种条款，如第 505(a) 条、《非法结社法》、《反恐怖主义法》、《反腐败法》、《武器法》和《爆炸物质法》等。许多人因涉嫌违反若干项不同法律而被定罪。针对政治犯的诉讼程序侵犯了公平审判权，定罪依据很少或没有证据。

18. 缅甸对大约 50 个镇区实施戒严令，使国家管理委员会得以在军事法庭对政治犯进行审判和定罪，被告被剥夺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其他许多人在监狱中设立的民用法庭受审。在民事法庭，被告(包括囚犯中的被告)通常被允许聘请律师。然而，家人往往难以找到已被捕的被拘留者，也很难为他们找到律师代表。

有时，被告只被允许在审判开始前几分钟会见他们的律师。据律师和政治犯的描述，他们无法查阅重要的案件卷宗。

19. 律师代表政治犯面临严重风险。法庭和军方官员经常威胁和骚扰代表政治犯的律师。自政变以来，至少 53 名律师被捕，据报，许多人已经躲藏起来。一些律师在为包括反对派领导人在内的政治犯辩护后在审判室被捕。律师经常面临风险，致使他们有时不对国家管理委员会的证人进行严格的交叉质证，或退出代理客户，因而一些政治犯没有辩护律师。据报，律师的家人已被失踪，甚至被杀害。

三. 暴力侵害平民行为

20. 军政府对平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包括屠杀、处决、炮击村庄、空袭平民目标、大规模纵火焚烧房屋和基础设施、焚烧食品店和田地、摧毁学校和诊所以及性暴力。

21. 实皆省一名治疗军事袭击受害者的医生说：

[国家管理委员会]不直接与人民国防军作战。他们[在]接近村庄时焚烧一切，杀死每一个人。他们想通过破坏平民的财产和杀害所有人来削弱[人民国防军]和抵抗组织的力量，从而削减经济，在实皆省制造人道主义危机。

22. 军方行动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特别报告员同意缅甸独立调查机制的结论，即自政变以来，可能犯下的国际罪行数量急剧增加，最近几个月犯罪数量和严重程度继续上升。

23. 虽然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对暴力侵害平民行为负有重大责任，但特别报告员也收到了令人不安的报告，称其他武装团体，包括民族武装组织和反军政府部队侵犯了人权。这些侵害行为包括杀戮、酷刑和性暴力。

A. 杀戮

24. 根据可信的报告，自政变以来，国家管理委员会和与之结盟的武装团体已杀害 4 000 多名平民。许多人是无差别袭击村庄、学校、医院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受害者。其他人在被军方拘留后被处决，有时是在大屠杀中被处决。许多死者的尸体都有遭受酷刑的痕迹。军方还对尸体进行焚烧、斩首、肢解和毁容，显然是为了恐吓平民。

25. 虽然国家管理委员会声称反对派团体杀害了 6 000 多名平民，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说法。然而，可信的报告表明，反军政府团体杀害了数百名平民，其中包括国家管理委员会行政人员、涉嫌向军方提供情报者和投敌者以及与 Pyusawhti 民兵有关联的村民，这些民兵已与军政结盟。受害者包括妇女、儿童和僧侣。据报，一些人双手被反绑，头部中弹，另一些人则被斩首。

26. 在与特别报告员的通信中，民族团结政府申明，它致力于维护国际人权标准，防止人民国防军和其他附属团体侵犯人权，并确保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民族团结政府实行的《人民国防军行为守则》禁止威胁平民和以平民为目标。民族团

结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它已举办培训并发布指令，以确保遵守《行为守则》和人权标准。据报，民族团结政府设立了投诉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和军事法庭，以处理人民国防军士兵和其他人的侵权行为。据报，民族团结政府已驱逐被发现参与犯罪活动或违反《行为守则》的部队。

27. 许多武装团体不与民族团结政府结盟，民族团结政府对一些正式隶属于其指挥系统的团体缺乏控制或影响力。民族团结政府国防部声明，“军队及其系统是合法的目标”，这可被解释为批准对一些非军事目标的袭击。有报道称，民族团结政府未能对报告的事件做出紧急反应，淡化不当行为的严重性，甚至完全无视请求。包括反对派团体在内的任何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必须对责任人追责。反军政府武装团体杀害平民可能导致暴力和报复的循环，必须予以制止。

B. 空袭

28. 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迅速提高了对平民目标的突袭频率。根据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的数据，军事政变后，2021年军方平均每月进行8次空袭，2022年每月26次，2023年每月32次。据报，在2023年前八个月，与军方空袭有关的死亡人数为352人，而2021年(政变后)和2022年的死亡人数总共218人。

29. 军方似乎有意以平民为目标，反复对村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学校、医院、诊所、教堂和寺院发动空袭。在许多情况下，反对派武装团体袭击军事单位之后空袭村庄，这表明空袭被用作一种集体惩罚形式。

30. 2023年4月11日，国家管理委员会对实皆省 Pazigy 村发动空袭，当时数百人聚集在一起庆祝反对派民族团结政府附属民事行政办公室的成立。一架战斗机向集会人群投掷了两枚250公斤的炸弹。袭击后不久，两架攻击直升机飞抵现场，向人群扫射，人们纷纷逃命。随后几天的空袭阻碍了受害者获得援助和医疗服务。估计170人死亡，其中包括约40名儿童。特别报告员与一名孕妇进行了交谈，她目睹了这次可怕的袭击，她的丈夫在袭击中丧生。

在那次事件中，我看到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很多人在那次事件中丧生，包括我的丈夫。我自己的手也中了一枪。……我的手伤得很重。我和[我的]兄弟骑着摩托车去了我们村子附近的一家诊所。我们等了我丈夫三天，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已经遇害。[我]在听到声音和看到东西时仍然会有情感创伤。我不知道没有丈夫我该如何生存。我不知道如何用我的一只手抱着我的孩子们。我求助无门。

C. 纵火罪

31. 2023年，国家管理委员会继续开展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纵火活动。报告显示，自政变以来，约有75 000个民用建筑被烧毁。军方还摧毁了食品店，加深了人们对该国许多地区粮食无保障的担忧。

32. 卫星图像、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和目击者的证词都证实了士兵大规模破坏平民财产的报道。实皆省仍然是军方带头的纵火活动的中心，自政变以来，超过57 000

个建筑被烧毁，2023 年前八个月超过 20 000 个建筑被烧毁。然而，几乎所有邦和省都受到了影响。

D.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33. 国家管理委员会对平民广泛实施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有所升级。虽然数十年来士兵袭击妇女而不受惩罚，但自政变以来，武装冲突范围扩大和法治崩溃导致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急剧增加。由于进一步的暴力威胁和害怕报复，包括对家庭成员的报复，许多幸存者不举报性暴力案件。地域限制、流离失所、安全风险、通信限制、耻辱和社会污名以及资源限制也给记录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组织带来了挑战。

34. 残酷和非人化是军队实施的性犯罪(包括轮奸)的主要特征。士兵肢解受害者并用物体强奸她们。在某些情况下，法外处决受害者的尸体显示出强奸或性暴力的痕迹。受害者包括儿童。

35. 妇女团体告诉特别报告员，关于其他武装行为体，包括民族抵抗组织和人民国防军实施性暴力的举报数量也在增加。反对派武装团体据称实施了轮奸、强奸后处决和强奸儿童的行为。由于没有正常运作的司法机构和法治，往往无人举报这些案件。幸存者对举报在其所在地区行使控制权和影响力的武装团体所犯的罪行感到担心，因为他们会受到威胁并可能遭到报复，而且害怕被批评“破坏”支持民主的力量。民族团结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缅甸妇女、青年和儿童事务部正在实行一项防止性暴力、剥削和虐待的政策，其中包括履行投诉和监督职能、为受害者提供支持以及推出教育方案。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无法寻求补救，而反对派的施暴者迄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其罪行而受到法律制裁。

E. 地雷和集束弹药

36. 据报，缅甸一半以上的城镇都受到地雷或未爆弹药的污染。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和反对派武装团体继续埋设地雷，给平民造成严重伤亡。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汇编的记录，2023 年前六个月，地雷和未爆弹药共造成 556 名平民伤亡，而 2022 年全年为 390 人，2021 年为 284 人。监测组织警告说，由于没有对地雷伤害进行官方医疗监测，对平民的真实影响可能远远高于报告的数字。平民伤亡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以前未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地区受到地雷污染。例如，2020 年实皆省没有已立案的地雷或未爆弹药事件。2023 年，实皆省已有超过 40%的平民伤亡。

37. 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似乎在一些地点埋设地雷，旨在造成平民伤亡或阻止平民返回家园。士兵们在村庄和住宅、平民常走的道路和小径沿线以及教堂和学校周围埋设了地雷。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自 2021 年以来，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一直使用国产集束弹药。123 个国家，不包括缅甸，已加入禁止使用或生产集束弹药的条约，因为集束弹药本质上具有滥杀滥伤性质，对平民造成极大影响。

F. 人盾

38. 自政变以来，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系统地将平民用作人盾，重复了缅甸军方数十年来的虐待模式。据可信的记录，在缅甸东部总共发生 22 起使用人盾的案件，涉及 500 多名村民，其中包括儿童。记录在案的案件可能只占该地区发生的案件的一小部分，特别报告员已收到全国各地类似案件的可信报告。为防止反对派武装团体的袭击，村民经常被迫在士兵中间行走，往往是为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运送物资。在一些情况下，在怀疑埋有地雷的地区，村民被迫走在士兵前面。据报，国家管理委员会士兵还对被他们用作人盾的平民实施酷刑和处决。

四. 人道主义危机

39. 日益加深的人道主义危机笼罩着缅甸的每一个角落。该国经济的崩溃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政府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崩溃损害了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项目的质量和可及性。国家管理委员会非人道地限制人道主义人员向急需援助的民众提供援助，进一步加剧了缅甸人民的苦难。

A. 流离失所

40. 大规模流离失所造成大规模的紧急需求，威胁生计并加剧了粮食危机。这是军方有系统地以平民为目标的可预见后果，实际上也是其目的所在。自政变以来，约 170 万人因武装冲突和对平民的袭击而流离失所，使境内流离失所者总人数接近 200 万。60% 以上的新流离失所者来自实皆省和马圭省地区。人口少得多的钦邦、克伦邦和克耶邦的流离失所率也特别高。

41.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生活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一些流离失所者逃到丛林中的藏身之处，或在附近的村庄避难。其他人则迁至已建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这些营地容易受到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的袭击。在某些情况下，境内流离失所者可以返回其农田，允许他们以某种形式维生或从事自给农业。然而，由于危险重重，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只能依靠民间社会组织援助或收容社区慷慨相助。

42. 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稳步增长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政变以来流离失所者往往任然流离失所。许多人逃离家园后，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或他们寻求避难的村庄遭到袭击后被迫再次逃离。在克耶邦开展工作的一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说：

所有的人都处于流动状态。他们去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安置点，然后[国家管理委员会]轰炸那里，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在我们这个地区，紧急情况随时发生。人们不得不搬离，两天后又得搬离。[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对紧急需求。

B. 人道主义需求

43. 缅甸的人道主义需求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特别是流离失所者和受冲突影响人口的人道主义需求。

44. 收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社区食物、药品和其他用品短缺。主要依靠社区成员和流亡者小额捐款的民间社会组织也在耗尽资源。对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轰炸和袭击增加，加剧了流离失所者和试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民间社会组织已经面临的巨大挑战。

45. 尽管缅甸的人道主义需求巨大，但国家管理委员会却将援助武器化，系统地限制向最弱势人群提供援助。尽管联合国官员和人道主义组织呼吁向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提供更多援助，但国家管理委员会继续加强限制，包括拒绝给予旅行核准书和拒不允许通过军事检查站。在一些地区，国家管理委员会已开始对援助团体施加新的限制或设置官僚障碍。

46. 国家管理委员会有时会阻止贸易商将食物、药品和疫苗运往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如克耶邦以及实皆省和马圭省的部分地区。这些封锁导致食品价格飞涨，进一步阻碍了民间社会组织利用当地市场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其他人采购物资的工作。

47. 安全问题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障碍。为人道主义组织工作的人员，无论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是地方民间社会组织，都冒着极大风险提供援助。联合国报告称，2023年上半年有50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捕。卫生工作者也面临着风险，据报，2023年前八个月，缅甸发生250起袭击卫生工作者的事件。大多数袭击事件都是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所为，不过人民国防军和反对派武装团体也袭击了他们声称被军队占领的医疗设施。

48. 缅甸共有1520万人中度或严重缺乏粮食保障。这一数字几乎肯定会上升，专家警告说粮食危机迫在眉睫。随着对平民的袭击和流离失所时间延长，耕作周期将越来越被打乱，粮食储备将消耗殆尽。粮食和农业投入价格飙升，进一步威胁粮食安全。世界银行于2023年5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8%的农户担心吃不饱饭，高于2022年的26%。人们正在动用他们的储蓄、贷款并依靠汇款养家糊口，但他们正在耗尽家庭和公共资源。

49. 受冲突影响地区的情况更糟。一项调查发现，在钦邦南部，只有10%的受访者达到可接受的粮食消费水平。由于安全风险和交通问题等因素，实皆省只有一半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家庭能够前往市场。一个在克耶邦开展工作的组织报告称，克耶邦22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面临食物极度短缺，部分原因是冲突切断了运输路线。

50. 在实皆省提供援助的一个地方组织的工作人员描述了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状况：

他们不考虑明天，只考虑今天，今天怎么过，怎么喝，怎么吃。最糟糕的是，[国家管理委员会]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和庄稼。……他们烧毁了一切，所以什么都没有留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我们]需要考虑长期生计。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51. 冲突和流离失所似乎在助长可预防疾病的流行，包括季节性流感、疟疾、登革热、结核病和腹泻。研究发现，自 2020 年以来，缅甸东部的疟疾病例增加了四到十倍，扭转了政变前疟疾发病率连年下降的趋势。

52. 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受到缅甸危机的严重影响。自政变以来，约 160 万儿童错过了常规疫苗接种。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和人们流离失所的地区，妇女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计划生育的机会有限或根本不存在。孕妇和母亲缺乏基本的护理和服务，影响了营养、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以及婴儿和家庭的长期健康。妇女往往在任何医疗服务的情况下在丛林中分娩。民间社会团体报告称，由于缺乏避孕手段，自然流产率、分娩期间产妇死亡率和非自愿怀孕率都有所上升。

53. 一位新妈妈在出生几天后就因军事袭击而流离失所，她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她和孩子到达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时的状况：

营地没有足够的援助，没有足够的药品或食品供应……水不干净。我有肾结石，尿路也被感染。我来月经时大量出血，但我没有卫生巾可用，所以我被感染了。我的孩子是新生儿，但我无法获得疫苗或获得任何药物。我们带了一些基本药物，但这是我们仅有的药物。……现在，他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逐个轰炸。任何村庄都不安全。问题是，以我的健康状况和我的孩子，我不能住在森林里。……那里有水、水蛭和雨水。

54. 自政变以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由于行动不便或得不到信息或警告，老年人和残疾人往往留在村里，而其他则逃离国家管理委员会的袭击。失聪和听力受损的人听不到飞机临近和爆炸的声音或枪声。许多人在长期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苦苦挣扎，这通常伴随着严重匮乏和大量体力需求。国家卫生系统崩溃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影响尤为严重。他们往往难以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因为各组织都在努力克服国家管理委员会的种种限制，为弱势社区提供必要的住宿。没有充分纳入残疾人，使他们更易受益于人道主义方案。

55. 当地人道主义人员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冲突对其社区、同事、家人和朋友以及他们自己的精神健康造成的心理伤害。他们描述了对空袭和地面袭击的持续恐惧、不断逃离造成的疲惫以及连续数月或数年生活在防水油布帐篷下的影响。一些人描述说，他们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被跟踪、逮捕和枪杀。据报，儿童一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就尖叫着躲藏起来，生怕遭到直升机的袭击。一名在克耶邦帮助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当地人道主义人员告诉特别报告员，不断尝试寻找物资来源以满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以及反复发生的流离失所对社区和人道主义应急人员的影响。他说：“我们还活着，但内心已经死了”。受危机影响的人获得的社会心理服务和支持极其有限。民族团结政府卫生部表示，该部正在努力设立一条预防自杀热线，以满足这一需求。

C. 摩卡气旋

56. 2023 年 5 月 14 日，摩卡气旋在若开邦登陆，风速超过每小时 250 公里。据联合国估计，790 万人生活在受风暴影响的若开邦、钦邦和克钦邦以及马圭省和实皆省部分地区。据联合国称，70 万所房屋受损或被毁。气旋还损坏或摧毁了境

内流离失所者收容所和基础设施，包括医院、诊所、学校、电信网、交通系统和礼拜场所。气旋对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造成了严重影响。据世界银行称，气旋造成了 22.4 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 3.4%。

57. 摩卡气旋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未知。国家管理委员会报告称，风暴造成 148 人死亡，但独立报告显示，实际总数可能更高。国家管理委员会系统地限制人们进入受气旋影响的地区，阻碍统计死亡人数的工作，并威胁对报告死亡总数更高的人处以监禁。2023 年 9 月，军事法庭判处 1 名摄影记者 20 年监禁，罪名与他报道摩卡气旋有关。

58. 罗兴亚人在气旋中遇难者中占大多数。据估计，罗辛亚族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 85% 的住所被毁。国家管理委员会在气旋来临时似乎没有采取措施保护罗兴亚人。由于需要获得国家管理委员会的旅行核准书，人道主义组织的气旋准备计划受阻。即使发出警告，也是用缅甸语和若开邦语发出，罗兴亚人一般听不懂。罗兴亚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互联网连接不畅让许多人不知道风暴即将来临。在将罗兴亚人转移到紧急避难所的过程中，国家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援助微乎其微。对行动的长期限制，包括在离开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之前必须获得官员的许可，使得罗兴亚人无法在更安全的地方向亲戚或社区成员寻求庇护。

59. 互联网中断和电信限制也阻碍了该国其他地区的气旋准备工作。在钦邦及实皆省和马圭省的社区，许多本可以提供庇护的坚固建筑，如学校、教堂和寺院，已经被国家管理委员会的空袭和袭击摧毁。

60. 气旋过后，国家管理委员会故意阻止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受影响的社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风暴登陆后的数周内，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一直在努力争取获得若开邦的旅行核准书，这使得各组织无法进行需求评估，有碍开展应急工作。2023 年 6 月 7 日，国家管理委员会暂停了若开邦的所有旅行核准书，包括气旋发生前批准的旅行核准书。国家管理委员会建议人道主义人员将所有气旋援助物资运送到仰光的国家管理委员会。这些限制措施在关键时刻瘫痪了对摩卡气旋的人道主义应急工作。

61. 由于国家管理委员会对人道主义人员的种种限制，对气旋的应对仍然极为有限。尽管各组织已基本被允许恢复气旋前在若开邦开展的活动，但仍不允许它们扩大行动规模，以应对风暴造成的破坏。8 月，自风暴登陆三个月以来，国家管理委员会批准运送一些气旋救援物资，允许联合国实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向 12 个受气旋影响的村庄分发食物。

62. 受气旋影响的民众，特别是若开邦的罗辛亚社区，仍然亟需援助，包括食物、清洁水、药品、医疗保健以及建造或修复住所的材料。据援助人员称，罗兴亚族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几乎所有厕所都已被毁。洪水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水媒和蚊媒疾病传播，包括腹泻、登革热和疟疾。妇女和女童在购买月经包方面面临困难，据报，在一些受影响地区，虐待、骚扰和家庭暴力现象正在增加。特别报告员收到可信的报告称，一些罗兴亚人因无法供养亲人或无法获得水源或基本药物而自杀。

D. 地方应对机制和国际组织

63. 2023 年 8 月中旬，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马丁·格里菲思访问缅甸。他前往若开邦并与敏昂莱大将会晤，就若开邦和其他地方的人道主义准入问题进行谈判。不出所料，国家管理委员会利用格里菲思先生的访问营造合法气氛，并进行亲军政府的宣传，同时国家媒体报道称，格里菲思先生和敏昂莱大将讨论了 2020 年选举中“投票舞弊事件”、国家管理委员会为“恢复国内和平”所做的努力，以及“国际社会了解缅甸实际情况的必要性”。格里菲思先生访问结束后，联合国发布新闻稿，对限制人道主义援助准入表示遗憾，但未说明此次访问的具体成果。

64. 联合国官员与国家管理委员会官员举行了数十次高级别会议，有时是为工作人员争取签证，为人道主义方案争取许可。国家媒体显著报道了这些会议，其中一些会议涉及向国家管理委员会官员递交国书。2023 年 9 月，媒体报道了儿基会的内部文件，其中表明儿基会将动用 300 多万美元，与国家管理委员会控制的各部共同实施两个“政府主导”的工作计划，一个支持供水和环境卫生服务，另一个要改善针对儿童的“社会政策体系”。这些文件表明，儿基会“将确保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并与相关部共同承担管理该项目运作的问责和责任”。儿基会告知特别报告员，这些工作计划不涉及向各部转移资金。

65. 鉴于国家管理委员会系统地阻挠人道主义项目，联合国实体无法进入不受军政府控制的地区，缅甸大片地区都在联合国机构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援助范围之外。正如特别报告员 2022 年提交联合国大会关于缅甸人权状况的报告(A/77/494)所述，缅甸民间社会组织已经加大努力填补这些空白，有效地向该国最脆弱民众提供救济。

66. 民间社会团体的有效性植根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与当地社区的信任。他们与社区、供应商、货币经纪人和治理行为体(包括民族抵抗组织)开展合作，购买、运输和交付人道主义物资，同时尽可能规避国家管理委员会的限制并降低安全风险。当地人道主义工作者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如何与来自不同区域的组织和行动体合作，从他们所在地区以外的地方采购物资，因而建立支持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其他人的区域和国家网络。随着冲突的持续，他们不仅寻求应对紧急情况，还寻求为当地社区开展复原力活动，如培训教师、开办流动学校、开展生计活动等。

67. 然而，即使需求增加，许多组织正在目睹其资源枯竭。民间社会团体告诉特别报告员，它们主要依赖当地社区和缅甸侨民的捐款，但这些来源的资金正在减少。由于繁琐的登记、采购和报告要求，许多人发现很难或不可能与国际组织合作。他们还担心，已经与国家管理委员会控制的机构签订正式谅解备忘录并已登记的国际组织将会按照法律规定，分享有关其合作伙伴的信息。许多民间社会团体认为，他们主要被视为执行伙伴，没有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方案的拟定工作，而这些方案有时并不反映当地的需求或实际情况。

68. 与特别报告员交谈过的团体无一例外地报告称，如果能够获得更多资金，它们有能力向更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鉴于联合国实体和许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活动范围有限，迫切需要大力增加对能够帮助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的当地民间社会网络的资助。这就需要捐助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承认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各组织所面临的限制和安全关切。

69. 联合国实体和国际组织应分析它们在使国家管理委员会合法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国家管理委员会一再表明自己在人道主义项目中是不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将与人道主义领导人的会晤用作宣传机会，甚至它日益限制人道主义准入，这一动态在应对摩卡气旋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国际社会应接受一种人道主义援助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当地人道主义人员合作，帮助最弱勢民众，而不是默许国家管理委员会的讹诈行为。

五. 罗兴亚人状况

70. 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发动灭绝种族袭击六年后，罗兴亚人无论身处何地，都继续面临暴力、迫害和忽视。自 2017 年暴力事件以来，若开邦局势基本未变，只是摩卡气旋造成了更多苦难。约 60 万罗兴亚人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其中 14 万人被限制在事实上的拘留营中。约 100 万罗兴亚人生活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中，他们面临不断升级的暴力、日益恶化的条件以及对生计、教育和行动的严格限制。正如特别报告员最近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A/HRC/52/66)强调指出，在其他国家，罗辛亚难民没有正式身份，生活上几乎得不到支助，权利或法律保护也很少。

71. 尽管罗兴亚人遭受深重苦难，有着巨大需求，但国际社会似乎对他们置之不理。

A. 削减口粮

72. 2023 年上半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以资金严重短缺为由，将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的口粮削减了三分之一。2023 年 3 月 1 日，粮食署将口粮从每人每月 12 美元削减至 10 美元。2023 年 6 月 1 日，由于捐助者没有充分响应粮食署的紧急捐款呼吁，有必要进一步从 10 美元减至 8 美元。罗兴亚难民现在必须努力靠每天 0.27 美元生存。

73. 在削减口粮之前，孟加拉国罗兴亚人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导致 40% 的罗辛亚儿童发育迟缓。一半以上的罗辛亚儿童和 40% 的怀孕和哺乳期罗辛亚妇女被发现患有贫血症。

74. 自削减口粮以来，情况严重恶化。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许多罗兴亚人主要靠大米和少量食油生存。食物消费量达到可接受水平的罗辛亚家庭比例已从 56% 降至 22%。营地中急性营养不良率开始飙升。罗兴亚人日益采用有害的应对机制。由于被禁止工作挣钱，一半以上的罗兴亚难民家庭报告称，为养家糊口

他们借食物或借钱。许多成年人间歇性不吃饭，以确保能养活自己的孩子。有传闻称，童婚和家庭暴力有所增加。难民营中的暴力和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升级。

75. 造成这些可预防状况的原因是国际社会没有为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提供足够的支持。2023 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但 2023 年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对计划只有 42% 的资金到位，该计划为孟加拉国罗辛亚难民和收容社区方案提供资金。

B. 遣返

76. 2023 年，国家管理委员会和孟加拉国政府开始规划一项罗兴亚难民“遣返试点项目”，该项目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

77. 2023 年 3 月中旬，国家管理委员会官员应孟加拉国政府邀请前往孟加拉国，与 1 000 多名罗辛亚难民进行了面谈，以“核实”将被遣返缅甸的个人。2023 年 5 月，20 名罗辛亚难民前往若开邦进行“去看看”访问。他们被告知，返回的罗兴亚人将在“接待”和“中转”中心办理手续，然后被重新安置到若开邦 Maungdaw 镇新建的 15 个“村庄”。被遣返的罗兴亚人不得返回自己的家乡，因为许多村庄已被摧毁或重建。他们被告知，回返者应接受国民验证卡，但验证卡不给予缅甸公民身份。

78. 罗兴亚代表 5 月访问缅甸后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接受遣返计划。罗兴亚难民、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和社区领袖也在信件、海报、社交媒体帖子和媒体评论中表示反对遣返试点项目。罗辛亚难民提出的关切包括：无法返回原籍地、继续拒绝给予公民身份和要求回返者接受国民验证卡、持续歧视和剥夺人权，以及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可能实施进一步暴力和迫害。

79. 罗兴亚难民声称，孟加拉国当局试图通过提供不准确的信息，使用威胁和胁迫手段，包括没收配给卡、现金奖励和殴打，迫使他们参加遣返试点项目。

80. 截至 10 月初，仍未按计划进行遣返。不过，国家管理委员会和孟加拉国政府都继续表示，他们打算在 2023 年年底前开始遣返罗兴亚难民。国家管理委员会接待外国外交官参观若开邦遣返地点，并表示已准备好接收多达 7 000 名难民。

81. 特别报告员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结论，即缅甸的条件不利于罗辛亚难民安全、有尊严和可持续地返回。罗兴亚人继续面临严格限制，其根源在于 1982 年《国籍法》规定的公民身份和基本权利被剥夺。在针对罗兴亚人的灭绝种族袭击期间负责指挥的军事领导人现在领导着国家管理委员会。罗兴亚人继续被剥夺在若开邦的行动自由，获得生计、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摩卡气旋造成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因国家管理委员会的行动和政策而加剧，这进一步突出表明，罗兴亚人因受到系统性歧视而处于弱势。

C. 陆路和海路之旅

82. 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面临着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忍受难民营中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返回缅甸遭受迫害和无处不在的暴力威胁，或者冒着巨大风险到其他地方寻求安全和机会。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难民营中，一名年轻的罗兴亚男子告诉特别报告员：“我没有身份。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只想把我的脚放在地上，说：‘这是我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和平地生活’”。

83. 鉴于难民营的情况急剧恶化，许多罗兴亚人把自己交给走私者，尝试危险的陆路和海路旅行，往往是为了到达马来西亚，这种情况不足为奇。2022年，3 500多名罗兴亚人乘船穿越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比前年增加了 360%。据信，至少有 348 人溺亡或死于饥饿、脱水，或被人贩子或走私者虐待，但真实数字不得而知。在印度尼西亚，罗兴亚难民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他们的悲惨旅程：当有人死于饥饿和脱水时，死者尸体被扔到海里。旅途中的性暴力也有记录，抵达亚齐的少女因被强奸而怀孕。

84. 8月初，数十名罗兴亚人在若开邦海岸附近翻船身亡，这可能预示着 2023 年会有更大规模的罗兴亚人从海路逃亡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可信报告显示，季风结束后，船只流动可能会激增。没有迹象表明正在采取有意义的措施，为更多船只搁浅在海上做准备。

85. 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也试图通过陆路从孟加拉国和若开邦前往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具体数字不详。这些旅程同样危险。人贩子虐待、强奸、勒索和杀害罗兴亚人，或将他们卖为奴工。据报，2023 年前 7 个月，国家管理委员会逮捕了 1 000 多名在缅甸旅行的罗兴亚人。

六. 国际反应

86. 2022 年 12 月，安理会于通过第 2669(2022)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呼吁在缅甸尊重人权、停止暴力、释放政治犯并维持“民主体制和进程”。该决议是对国家管理委员会的明确斥责，但 13 个安全理事会成员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已注意到在解决决议中提出的任何关切方面都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安全理事会没有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的权力，实施全球武器禁运或定向经济制裁，或将缅甸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87. 鉴于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会员国只能协调行动，捍卫和支持缅甸人民。

88. 澳大利亚、加拿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欧洲联盟集体制裁了 187 个不同的个人和实体，原因是他们在政变及其后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包括自 2023 年初以来制裁的 52 个人和实体。一个积极的动向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宣布，它们正在共同努力“评估和调整”与缅甸有关的制裁措施。这可能导致制裁制度的战略协调。

89. 2023 年 6 月，美国对缅甸外贸银行和缅甸投资与商业银行实施制裁，这两个国有机构被国家管理委员会经常用于收取外汇收入和从国外购买包括武器在内

的货物。这些制裁措施与加拿大已经实施的制裁措施一道，促使一些银行切断了与缅外贸银行的联系，并限制其与缅甸有关的业务。如果公司跟进，政府全面实施，对缅甸外贸银行和缅甸投资与商业银行的制裁将严重损害军政府的财务状况，并阻止购买用于袭击平民的武器。针对这些行动，军政府加强了对外汇的控制，禁止缅甸平民持有外币超过六个月，并要求在国外工作的缅甸国民以外汇而不是缅元缴纳所得税。所有这些行动从功能上征用了个人和企业的现金，迫使他们以低估的汇率兑换货币。

90. 加拿大、联合王国和美国制裁了参与进口航空燃料的公司，国家管理委员会使用这些燃料为袭击村庄的喷气式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提供燃料。2023年3月，美国发布商业咨询建议，警告各公司如果继续向国家管理委员会供应航空燃料，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美国还制裁了一家新加坡公司，这是自政变以来美国首次制裁不是在缅甸成立的公司。8月，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航空燃料供应链实施制裁的能力，发布了一项监管决定，确认任何参与向缅甸供应航空燃料的个人或公司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还制裁了另外三家参与航空燃料供应链的新加坡公司。美国商业咨询建议和监管决定可能标志着试图切断军政府获取航空燃料渠道的转折点，但前提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兑现承诺，推动对参与燃料贸易的非缅甸人实施制裁。警告并不够，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91. 尽管这些措施非常重要，但其影响有限，因为一些政府继续使国家管理委员会合法化，并支持其袭击缅甸人民。

92. 如特别报告员最近关于缅甸人权状况的会议室文件所述，自政变以来，中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在较低程度上)的国有企业向国家管理委员会转让了武器和相关物资(A/HRC/53/CRP.2)。此外，私人军火商也从新加坡和泰国向军方供货。没有迹象表明新加坡政府或泰国政府批准了这些转让活动。一个积极的动向是，新加坡政府已要求特别报告员提供进一步资料，支持其对报告中所述的经销商和交易进行调查。

93. 许多政府继续在双边或多边论坛上与国家管理委员会接触，因而让军政府貌似合法。国防接触尤其令人关切。最近几个月，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以及除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所有成员国都参加了由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平台反恐专家工作组共同主席——国家管理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主办的反恐军事演习。2023年9月，来自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和越南的军事官员出席了在内比都举行的东盟空军司令会议，会议由缅甸空军总司令主持。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没有出席会议，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

94. 东盟对五点共识的统一承诺，以及禁止国家管理委员会高级官员参加东盟峰会和外长会议的规定受到挑战，泰国邀请国家管理委员会外交部长参加“受缅甸局势影响”国家的会议。新上台的泰国政府表示，在进一步接触之前将与东盟进行协商。

七. 建议

95. 特别报告员促请军政府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停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释放所有政治犯，解散国家管理委员会并下台，以便组建反映人民意愿的合法政府，并与国际问责机制合作。

96. 特别报告员促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a) 对缅甸实施全面武器禁运，包括禁止向军方转让航空燃料和其他两用技术；(b) 对国家管理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和收入来源实施定向经济制裁；(c) 将缅甸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97. 特别报告员促请联合国与缅甸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协商，对其在缅甸的行动进行分析，权衡获得有限人道主义准入的好处与使国家管理委员会及其行动合法化并可能为其提供资金的代价。应向会员国发布分析结果报告，并向公众公布。

98. 特别报告员促请支持缅甸人权的会员国加强措施，剥夺国家管理委员会赖以生存的三样东西：资金、武器和合法性。这应包括：

(a) 建立这些国家的工作联盟，以制定并实施一项战略计划，整合并协调各国的行动，使之成为连贯协调的整体；

(b) 制裁国家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及其用于汇回收入和购买武器的金融机构，包括缅甸外贸银行、缅甸投资与商业银行以及缅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c) 实施制裁，为此协调国家金融情报单位、执法机构、司法部和财政部，以查明、冻结和扣押属于国家管理委员会或目前由其控制的资产；

(d) 确保设在其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断绝与缅甸外贸银行、缅甸投资与商业银行、缅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以及资助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国家管理委员会的其他企业的关系；

(e) 立即停止向缅甸出售或转让武器和两用技术，全面制裁军火交易网络；

(f) 制裁向军政府出售航空燃料的公司，根据适用的地方法律将航空燃料列为两用技术，并防止将其转运给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

(g) 在国家一级投入必要的政府资源，监测和全面实施制裁；

(h) 向其管辖区内的银行提供明确指导，说明需要加强对涉及缅甸的所有交易的尽职调查；

(i) 向其管辖范围内的银行提供明确指导，涉及与国家管理委员会或其代表进行金融交易的风险，或向缅甸政府拥有但目前由国家管理委员会控制的银行账户存入或转出资金的风险；

(j) 拒绝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予以承认，不邀请军政府官员参加国际论坛和活动；

(k) 支持在公正和独立的法院，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和有普遍管辖权法律的国家法院，追究暴行罪行为人的责任。

99. 特别报告员促请会员国、联合国实体、国际捐助者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增加对缅甸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包括为此：

(a) 立即提供必要资金，扭转对孟加拉国罗辛亚难民口粮的削减，并为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对计划提供充足资金；

(b) 确保对缅甸的人道主义需求做出相称的反应，优先帮助流离失所者和弱勢民众，包括与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抵抗组织接触，并为能够进入联合国和驻仰光机构无法进入的地區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充足资金；

(c) 根据缅甸目前情况改革援助机构的政策和程序，包括协助向未登记的组织提供支持，采取灵活的报告要求，允许在缅甸正规银行系统之外转移资金，并协助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跨境援助，同时尽可能避免使国家管理委员会合法化；

(d) 接受来自缅甸的难民，根据国际标准向他们提供必要支助，并扩大重新安置和其他持久解决方案的机会。

100. 特别报告员促请东盟及其成员国：

(a) 承认军政府公然违反五点共识，并将协议与释放政治犯、停止暴力和恢复民主的有时限和可衡量的承诺挂钩；

(b) 禁止军政府官员或军政府控制的机构官员代表缅甸出席任何东盟峰会或活动；

(c) 与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接触，将其作为代表缅甸人民意愿和利益的主要相关方；

(d) 促进向所有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支持通过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跨境人道主义援助。

101. 特别报告员促请私营和公共金融机构：

(a) 立即断绝与缅甸外贸银行、缅甸投资与商业银行以及资助或以其他方式帮助和怂恿军政府暴行的任何其他机构的关系；

(b) 协力强制执行对与军政府结盟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

(c) 将国有企业的应计收入存入限制性代管账户，直至合法政府能够动用这些收入；

(d) 不与国家管理委员会官员或代表进行银行业务往来，包括向目前由国家管理委员会控制的属于缅甸政府的账户付款或从这些账户收款。

102. 特别报告员促请民族团结政府：

(a) 采取一切必要和合理措施，确保对人民国防军、民族抵抗组织和其他反军政府团体的侵犯人权行为追责；

(b) 加强与民族抵抗组织、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对话，以推进政治和宪法框架，建设未来和平和民主的缅甸。
